

我家的住房很小,很拥挤。厨房不到两平方米,只够放一个炉子。夏天的时候,母亲要围着火热的碳炉做饭,一顿饭做好,母亲要流一身的汗;下雨天,母亲是站在厨房的外面做饭,一顿饭做好,要淋一身的雨水。

现在,家里有了点钱,我们打算把家里房子盖成小楼。可还没有盖,问题就来了,我家是和二叔家住一个院子的,房子也是连在一起的,他不答应盖,理由是他的儿子正在上高三,盖房子影响他考大学,二叔说,等小堂弟高三过后再盖。日盼夜盼,小堂弟参加完了高考。

于是,开始找房子搬家,联系瓦工,和周围邻居调解,设计房间格局。经过两个月的张罗和等待,房子终于盖好上梁了。

这几天,房子开始粉墙,涂上白色涂料的墙,房间显得明亮宽敞。那天,我正在电脑前写东西,母亲来到我的身边,笑嘻嘻地说了一句话:“房子涂上白漆后,很漂亮了,真高兴。”说完这话,母亲又由衷地说了一句,“我一辈子

那天,睡到半夜里,老婆的手机忽然响了,手机一响,她一骨碌爬起来,打开电脑,鼓捣起什么来……“老婆,你在干吗?”老婆迟迟不睡,我忍不住问。“偷菜。”老婆头也不回。“偷菜?什么偷菜?”我莫名其妙。“偷菜就是偷菜,哎呀,妈呀……”老婆叫了起来。“怎么啦,怎么啦?”我关切地问。“被狗咬了。”老婆懊恼地说。“被狗咬了?”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着实纳闷。“嗨,你睡你的,别来捣乱,我在玩偷菜的游戏。”老婆依旧头也不回,眼睛紧盯着电脑。“偷菜的游戏?”我好奇心起,披衣走到老婆身后,想看个究竟,看了一会儿也没明白怎么回事……“算了算了,今天不偷了,今天人家看得紧。”老婆说道。“怎么看得紧?”我问道。“明天是周末,不用上班啊,所以人家都看着自己的农场呢。”老婆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我说道。“跟你说说?行,不过你

花季雨季

老婆玩“偷菜”

高志坚

别打击我啊。”老婆关了电脑,和我回到被窝里,说起了偷菜游戏……

老婆说那是一款很火的网络游戏,说至少有几百万人在玩这个游戏。“那么火啊。”我惊讶道。“当然。”老婆说,只要在“开心农场”的网站注册,拥有了农场,就可以做农场主,在自己的农场里种植蔬菜、水果,种植的过程跟现实中一样,也要灌溉、施肥,也有虫害、杂草什么的,所以得细心照料,等果实成熟后,就收进仓库,然后卖掉,换取金币,有了金币就可以买别墅啦、名车啦……“那不是虚拟的吗?”我哪知道。“谁不知道是虚拟的?但有成就感,能实现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啊。”老婆说道。“哦……”我点起了头,心想怪不得那么多人玩。“游戏还允许互相偷菜,我可以去偷别人的,别人也可以偷我的,我刚才去偷,就被发现了,被人家的狗咬了。”老婆又说。“这不是鼓励小偷吗?”我忍不住大声起来。“嗨,一本正经干吗,这不就是游戏吗?不跟你说,你什么时候玩上的?怎么没见你玩啊?”我推着她地问。“没多久,就上班,午休时玩,呵,我困了……”老婆打起了哈欠……

第二天,老婆边玩“偷菜游戏”,边跟我说其中的奥妙、乐趣,我听着听着,渐渐明白了怎么回事,这款游戏为什么会“火”……是的,时代发展快,竞争压力大,房价如芝麻开花节节高,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更缺乏清新的空气,自由的天地,人们向往自然、淳朴,可又哪里走得出现实,因而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寻找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慰藉……想到这里,一向不大赞成玩游戏的我,拍拍老婆的肩膀说道:“老婆,你爱玩就玩吧,爱偷菜就去偷吧,只要你偷了轻松、快乐,那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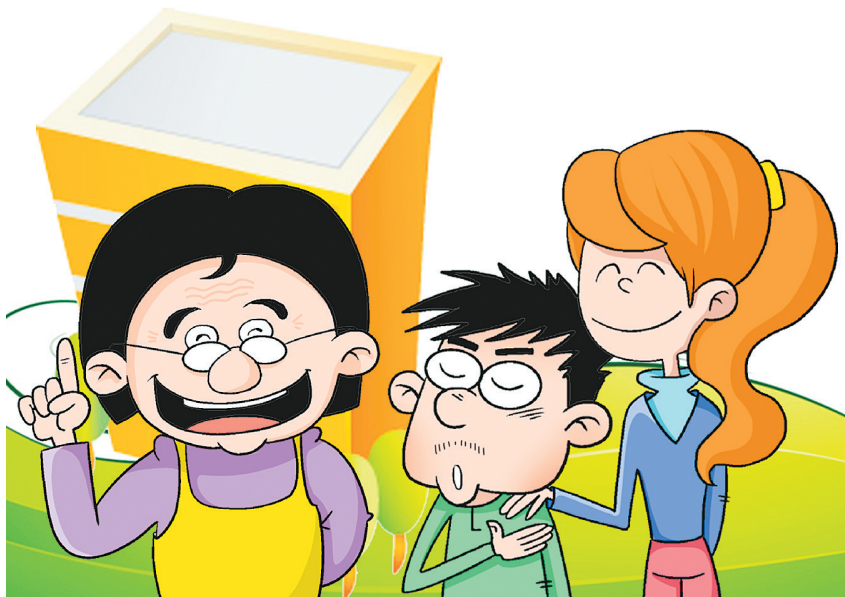
他说走就走,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电话中他说:“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也没想到要把我外派出去,放心,时间不久,只有半年,你不是说天天和我在一起吵着烦吗,现在好了,我走了,你可以落得清闲了。”

听他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有些空空的。是啊,以往整日和他在一起想想都烦,如今,他真的要走了,我竟是那样的不舍。就在两天前,我和他还在为一些小事而吵闹不休,如果不是他要走,估计这气还要生下去。此时,那股气早就随着他要走的消息而消掉了,心里竟是那样的不舍。匆忙地去超市给他买需要的东西,然后急忙似火地往家跑。只想再见一面,只想让他将我抱在怀里。

见我这样不舍,他笑着说:“前天你不是还说,让我早点消失在你面前吗,怎么,现在我要消失了,你倒舍不得了。”气得真想打他,却又下不了手。只是将他紧紧地抱住,生怕他会马上消失。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过,离他去机

母亲在年底微笑

赵照



子都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你爸爸设计得真是太好了。”

母亲一辈子受苦受累,到了六十岁,才有个像样的住房,我的心里不免感到伤感,我情不自禁地把母亲让到位置上,问道:“妈,你打算买点什么家具,怎么装修这房子呢?”

母亲似乎像是早有准备似的,把心中的话,全说了出来:“地面全是地板;卫生间要装浴霸,这样冬天洗澡不冷;厨房要买一套现代的厨房用品;家具全部换掉。装修好了之后,正好过年,还要把家亲戚们都请来作客吃饭。以后你们来家也宽敞了。”

站在一旁的弟弟突然开口了,说道:“妈,这些不用操心,我跟姐姐帮你办。”

“对!妈,我们给你办,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我说。

听了我跟弟弟的话,母亲笑了,说道:“今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这房子盖起了。”

本版插图 涛涛

人在途中 定格友情

徐四春

秋冬出差在江南小城,天冷,一个人困居旅店,孤单如同一席圆桌,有大片的留白。令人想念“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

本地有老友,大学兄弟项在此,不过此兄常年忙碌出差出国,除了来之前MSN上偶尔提及我要来此,到了之后我没给他片言只语,各自繁忙的工作,让同学之间的友情无暇长久交融,只能以点状的动态形式存在着。

旅店很安静,无聊的电视节目总在问“确定,还是不确定?”令人神经疲倦、昏昏欲睡,突然间电话响起,项在那边哎哟嗬嗬: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那还用二话?杀过去!

小城的城隍庙对面,有一条满目酒楼饭店的鼓楼街,项项站在街口,在满街飘香的空气里巴巴等我,见到我,大大地咧开嘴,满嘴的牙齿都写着“兄弟”。

这是小街,街面不宽,但车行人过通畅无妨,倒是食客像游客,店主如居家,若等的闲悠悠游,那头的庐山公园倒成了背景,恰似一幅鲜活的油画。

项项直接把我拉进一家叫“客都都”的小酒楼。大声呼:“老板娘,上‘都都辣鸡!’”

世相百态

我家有宝

吴汀



看还一边感叹:“哦哟,一只破碗也这么值钱呀?我乡下喂猫的碗都比它好看哟。”“啧啧,这么小一块石头,比一只古董花瓶还要值钱?专家真是笨,叫我这么情愿要花瓶喽,摆在家里多好看!”大宝和莉莉听了直摇头。

莉莉怀孕后,大宝妈再次从乡下赶来,这次她带了大包小包过来,手里还拎了几只活鸡。大宝说:“妈,这些东西超市都有的,你下次不用这么辛苦带过来。”大宝妈说:“鸡么总是自己家养的好!快过来看看,我从乡下还带来一件宝贝!”大宝妈神秘地打开一只布包,里面是一只罐子。她说道:“那天我去你三姨家蹭门子,她儿媳从四川带来一只罐子,古色古香的,但她不识货,说

不值几个钱,叫我喜欢就拿去。我拿来了,你看看,是不是宝贝?”大宝和莉莉笑得直捂肚皮:“妈妈呀,这是人家四川人用来做泡菜的泡菜坛子呀,你都不认识,不过,摆上几百年,也是件古董。”

大宝妈虽然有点灰心,但并没有受打击。她用坛子装了些东西,放在厨房角落。大宝很奇怪,难道妈妈想学人家做泡菜?过了几天,大宝打开罐子想看她做的泡菜好了没有,结果扑面而来一股臭气。他忙喊妈过来,问她里面放的啥?大宝妈捂着鼻子看了看,连忙把大宝拉一边,小声说:“叫你不要打开,不要打开的呀,我在帮你们做宝贝!”“做啥宝贝?”“喏,上次我看到寻宝节目里有一块鸡血石老值钱的,我想,这个很简单,我去河边拣了几块漂亮的石头,正用自己家的鸡血泡着呢,不过,怎么这么臭,看来我要换点新鲜的鸡血进去了!”

万家灯火

送聘

刘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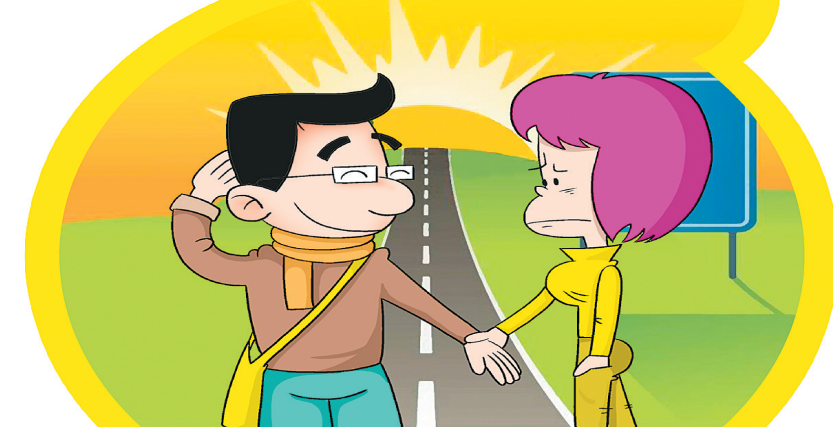
前不久,老郑突然热衷于上网,没事时在上面看信息,时而发出惊喜和惋惜声,时而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有两个周末,我看见老郑带着阿强匆匆忙忙

出去,不知要办什么事。

昨天又是周末,我早晨锻炼身体回来正碰见老郑父子俩下楼。老郑神色匆匆,阿强西装革履,还背着一个便携电脑。我回去那里,老郑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赶进省城的头班车,送阿强到一家广告公司应聘。今天面试要看‘作品’,机会难得,我在场外好给阿强壮胆啊!”

和你吵架很幸福

付朝旭



场的时间也越来越近。真希望时间能够就此凝固,让他不要这么快地离开。只是,该离去的时候还是要离开。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思念就

苏南留在东升,协调各路工作,等待部长指示。

事后人们在议论这起意外灾难时,焦点自然都集中到了李汉一身上,一来是他伤势最重,生命垂危;二来是他这个刚被任命的新任局长兼党委书记还没走下主席台就倒下了;再就是传说这次俱乐部翻修的包工头,可能是他李汉一的什么亲戚,总之是各种小道消息沸沸扬扬。

18 部里领导离开203病房后就回了北京,203病房里安静下来,苏南刚想缓口气,温朴就来了。

刚刚从死亡边缘走出来的这两人对视着,眼神里的东西一言难尽。许久后苏南走过来,拍拍温朴的肩头说,没想到你上任,就挑上了这么重的担子。挑上了,就只能挑好,不能挑坏。

温朴盯着苏南脸上那道泪血的划痕,改口道,谢谢老领导,你不离开东升,就是对温朴的最大支持和安慰,我会尽全力渡过难关。

苏南背手,望着屋顶,半天才开口,权力是把双刃剑,你一来就能体会到这点,快是快了一点,不过这对你今后的前途来说,未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你和他不一样,你在东升没有老本可吃,没有资历可谈。白手起家,一砖一瓦搭窝,这就是你东升每一天的工作动力!记住,任何时候难出来苦出来的干部,都要比闲出来轻出来的领导骨头硬。

温朴刚一点头,手机铃声就响了,翻盖就接。

温朴说,我没在办公室,邵部长,我在外面呢,过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苏南走到窗前说,好了,回去工作吧,203病房不是你的办公室,这段时间你要坚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抓紧时间召集你的新班子成员开个工作会议,你要处理的事情,不是成堆而是成山。我这里,保持电话沟通就可以了。

温朴走后,部长的专车赶到了东升职工医院。

那会儿部长助理躺在病床上,用手机提前汇报了东升的严重情况,刚给副总理汇报完工作的部长,一听就坐不住了,丢下手头的工作,急急匆匆离开北京。

这时天色已经黑了,部长怀着

沉重的心情,一一看过市局两家轻重不一的伤者后,就与苏南来到203病房,关起门来说事。

刚才去看望李汉一,部长没能见李汉一,北京合作医院派来的专家小组已经到了,正在抢救室里切磋李汉一的病情,部长只能站在走廊里,耐心嘱咐李院长,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李汉一抢救过来,如果在医生和药物上有困难的话,部长说他在北京想办法解决。

部长走进沙发说,副总理让我给你代好老苏。

苏南苦笑说,我是差一点就收不到这个好了!

部长可能是想让他苏南放松一下,就拍了胸脯说,对了,有事我差点忘了老苏,就是你欠副总理的那个俯仰嘛,副总理说了,让你想想那个他嘛。

19 温朴刚喝了口粥,苏南就打来电话,让温朴替他办一件事情,

就是想办法把袁坤找到,苏南说袁坤手机关机,打电话到他家里,他爱人说他没在东升。

苏南这会儿找袁坤的用意,温朴倒推到了,李汉一倒下了,站着的自己在东升怎么说也是个半蹲着的形象,撑不起东升这片天,此时袁坤吃回头草,应该是部里的

一个应急办法,再说新总部的当家人,本来就不是自己,全面主持工作是暂时的差事,温朴想,从苏南找袁坤的口气分析,袁坤似乎还没有跟苏南摊开他要买断工龄另谋出路这张牌。温朴最终决定还是不能瞒着苏南,不然有可能耽误领导的决策。

温朴把电话打回去说,苏部长,有件事忘跟您汇报了,就是袁局长曾向我流露过离开企业的意愿,说一家外资公司有聘任他的意向。

苏南问,最近吗?

温朴道,是的苏部长。

苏南又问,之后他又跟你联系过吗?

温朴道,没有苏部长。

苏南说,噢,我知道了。

温朴说,那好苏部长,我就想办法联系袁局长。

苏南停停,一转头问,事故后,你与市里领导有过接触吗?

温朴道,顾不上,苏部长,不过有专人负责沟通。

连载

14

由此,票儿就偷偷跟这汉子学会了这天女散花。

开店

土匪开店,这的确是中国土匪史上一种特殊的现象。民国初期,保定街面上的经济比较繁荣,城里的西大街东大街,就沿街开了各种店铺。一些土匪见有利可图,也乘机进来经营。进城开店的土匪,也都是长袍大褂,彬彬有礼,见人打躬作揖,和善的样子。若不知底细,绝不会知道这都是些杀人越货的角色。

杨中长,河北唐山人。根据一些土匪解放后回忆,此人长得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接人待物,言语得体。用当代的话语表述,他应该属于情商智商都很高的那类人物。为匪之前,他曾经在保定做药材生意。后来遭军阀的乱兵抢劫,亏损了本钱,才被债主追得紧逼,无奈之下,便投靠了张才明。杨中长为人机警,脑子灵活,张才明让他掌控保定城内的生意。

杨中长在保定经营了四年,为张才明聚敛了大量钱财,还把张才明的生意扩张了规模。生意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杨中长竟然被调回了山寨。杨中长自然知道,这是张才明对自己放心不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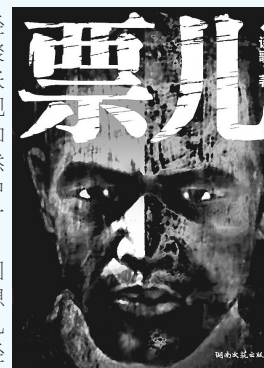
多年后票儿回忆,张才明最初的想法,是让张越明与票儿一起留在保定城内,经营所有的店铺。可是张越明仅在二掌柜的位置上坐了两三天,张才明又听从了老婆的建议,改了主意,只把票儿留在城内管理生财店铺,却伤害了天山上的一个性格泼辣的匪徒:路豹英。

路豹英是路文友的二儿子。这女孩儿竟然是天性喜欢登山攀岩,且手脚敏捷,登高踩低,豹子一般灵活。路文友便给她取了名字:豹英。再一年之后,路文友被官府捉住了头,张才明继承了寨主的位置,念及路豹英的情谊,张才明对待豹英,也视如亲生女儿。

路豹英渐渐长成,竟然出落得花儿一般俊俏的模样。张才明身边的保镖们就热在心里,惦记在心上了。张才明却看得清楚,路豹英喜欢的人,是票儿。张才明本想着做一个顺水人情,把路豹英许配给票儿,可是却被牛桂花挡下了,断了路豹英的念想。为了安抚路豹英,牛桂花建议张才明,把路豹英嫁给大保镖双会。路豹英并不喜欢双会,可是她拗不过张才明与牛桂花,只得依从了。路豹英心里便忌恨上了牛桂花。

牛桂花是个美人儿,瓜子脸,大眼睛,水蛇腰,画儿似的。张才明娶牛桂花,很偶然。第二任夫人何花春因通奸被他杀掉的第二年,张才明下山到高阳县绑票,很顺当地做完了案子,带着手下到高阳县城里的戏园子里看戏散心。那天,正巧牛桂花挂牌演出,唱大本《杨排风》。张才明一搭眼,就看中了台上的“杨排风”,从腰里掏出枪来,朝天“咣”“咣”放了俩响。台上下台就像挑了马蜂窝,他乘着乱,指挥着手下

一拥而上,就把已经六神无主的“杨排风”抢下台来,塞进了一条麻袋里,连夜弄上山来了。张才明直话直说,要“杨排风”做他的压寨夫人。牛桂花坚决不肯啊。一哭二闹



5